

知識天地

「孫立人叛亂嫌疑案」追蹤研究報告：方法與發現

朱宏源(近代史研究所)

計畫緣起、期程和參與者

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初期，曾施行威權統治。這種統治的本質為何？一直是學術界重要議題，並且被本院許多同仁所關注。民國77年隨著蔣經國總統的去世，翻案風雲乍起之時，近史所以若干訪錄活動加入這行列。並從受壓制之人，特別是戰功彪炳如孫立人者遭遇詳情如何而展開。這工作有所長呂實強研究員支持，副所長張玉法研究員參與，由召集人陳存恭研究員與執行秘書朱宏源副研究員負責，於4月17日，許聖明先生開車，直抵臺中市向上路一段18號的孫立人宅第而啟動。

本院揭露威權統治內幕的計畫，就在孫上將被軟禁33年的神秘房舍內展開。今天已經成為孫立人紀念館的這棟房舍，不只圍牆兩公尺高，外人看不見裏頭，當年又被國防部幹員日夜「平面」監視之外，左前及右後方又有保密局（後來的軍情局、警總）幹員居高俯視，組成「立體」羅網，阻止閒雜入內。

我們跟隨事前約好「內應」的加拿大化學家揭鈞（孫立人義子之一），穿越監視進入客廳。昔日殲滅「馬來亞虎」久留米師團的新一軍軍長孫立人，此時已89高齡，由兩位夫人攙扶，佝僂蹣跚地出現在眼前。訪問、研究、調查「孫立人叛亂嫌疑案」，時間長達26年的專案計畫，就這樣展開了。

在這段歲月，受訪對象百人上下，目的在建構史料，並瞭解真相。參與訪問與錄音、文字輸入之工作人員，至少30人。本所研究人員，除了我等3名之外，所內另有王樹槐、陳三井、劉鳳翰、張力、胡國台、許文堂與陳儀深7位先生參加，助理則超過20人（其中貢獻傑出者，有謝國賢、林宗達、張茂霖、高惠君與吳美慧）。陣容堪稱龐大，所用方法亦多，而過程又更曲折。

研究方法

單就口述歷史而言，由於訪問的重點，在敏銳抓住受訪的耆宿個人見證，以及專家相關判斷的精華處，但在方法上，時下和平而自由的國內學術界，所習用的訪錄成規：帶著助理來錄音，利弊互見，因為不適用於深受冷戰恐怖驚嚇過的耆老（他們看到錄音機就怕），必須再上層樓。

首先，就人員應用與儀器操作而言，一般都帶著助理錄音。但這是最初步的「淺碟」法，較敏感，不經濟，助理可能誤記，主訪也可能誤導和主觀紀錄，又不夠機動，因此我後來摒棄不用，改為親自現場筆記，因為關鍵是在更深的層次，讓歷史見證者說出心底的話。因此，再訪錄，再反芻，又追蹤，就不可或缺。

其次，從方法學來看，僅憑一人片面的主觀回憶，不能作為歷史研究之定案；必須多人分別訪錄，交叉印證，藉多種交互主觀（inter-subjectivity），以建構更高的客觀性，再佐以史料、田調、以及專家的研判等，才能初步建構歷史的真相。

再次，為求進入受訪者內心深處，以發掘複雜的結構與多元的真相，本人所發展隨地紀錄，隨時查證史料，與交叉比對，建構時序，補充年表，再提疑問的多元深度訪談法（multiple depth interview），就比較有效。但是難度更高，因為人文、社會、自然和應用科學的方法，都可能派上用場。

研究的各個階段

囿於民國79年孫上將在訪問13次之後辭世，許多所謂「叛亂案」的疑點還沒有釐清。特別是前國務卿魯斯克（Dean Rusk），就在孫過世以前數月接受《中國時報》杜念中在美國訪問，公開指出孫立人「確實」有意叛變。孫上將過世之後，訪問計畫開始擴大，而及於其舊屬。

在他逝世滿一年的前三天（11月16日），情況有了變化：當時仍被冠以「匪諜」稱號的舊屬：步兵學校教官郭廷亮少校，於本所僅接受一次訪錄，即於中壢火車站月臺上面，發生跳火車事件。是否郭氏真的跳車出了意外？或者因為即將道出真相，被情治單位偵知，立即予以滅口？當時不得而知。但此事件激勵本人更有耐性，謹慎追求專業與深化，一探郭案究竟的意願。

數年後，在孫上將本人和家屬、部屬之外，我接著訪問監管者、見證人、友人，甚而及於反對者。

開頭的12年，我走過臺灣、香港、大陸、緬甸、法國、英國、日本與美國等地，在中研院、國史館、國防部、中國國民黨黨史會，以及美國國家檔案館、麥帥紀念館與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，與日本防衛廳等檔案館，展開史料收集與研究的工作。民國82年將研究成果發表之外，親自南下，搬到屏東與鳳山居住兩年，在孫立人為臺灣建軍的基地，既蒐集史料和田野調查，更追蹤三個所謂「勘查官邸地形」嫌疑案。至民國84年，並先出版30

多篇訪問紀錄之中，「柔性」的女青年大隊成員的一部分。民國89年接續再出版《孫立人言論選集》。（圖一）

至今26年，已經編輯孫公館檔案目錄乙部（爭取全套檔案贈送本所）、編撰書籍3部、完成國科會、監察院與台中市政府專案研究報告3部、發表論文24篇、整理訪問紀錄百餘份等等。

主要發現

推動計劃之後的第14年，開始有了重大的突破：

1. 使監察院孫案調查小組的報告全文見世

由於民主進步黨的執政，孫案研究獲得突破性契機：本人接受監察院委託，在國防委員會召集人康寧祥支持下，負責鑑定：民國44年10月該院曹啟文等5名監委（不相信蔣中正總統指派的七人調查委員會報告：孫立人要叛變）主動展開調查所完成認為：孫不至於愚昧到要叛變之報告。我尋獲五人小組這份報告原件，從中瞭解被當局視為禁品，故曾被以黑、紅兩種顏色之毛筆與鋼筆，劃掉敏感文字，送交謄打，再以該份「刪除」後打字稿發佈。之後，原來這份報告消失了45年。民國89年由我重整，全文重見天日。

2. 證實「匪諜」郭廷亮並非以跳車離開火車
此外，民國90年我藉助監察權，調閱省立桃園醫院郭廷亮民國80年病歷及其X光、CT檢查報告。根據這份省桃的報告：郭氏頭骨有兩處（頭上與太陽穴）以及頸部被扭斷的必死重創，但手腳、身軀及衣服全無擦傷。經我請教本院駐院醫師郭長豐、生醫所研究員鄭泰安醫師，再至臺大醫院，請吳木榮法醫及腦神經外科主任、省桃的醫師確認，證實郭廷亮「匪諜」離開火車時，已經暈眩，無法跳車。據此，我研判：當年抵達中壢火車站的郭，並未跳車，而係在復興號車廂中出口處遭重擊，並立即被拋到月臺上。這研判茲事體大，必須追蹤(to trace the tracks)與確證(verification)。

3. 發現郭廷亮不是「匪諜」，但可能推動兵諫

藉著這個重要線索，我們繼續自費追蹤，並且改以「郭廷亮匪諜案」為焦點，將觸角延伸至所有主要的當事人：首先是訪錄郭少校3名子女，經由所述，確知情治單位長年負責其居住與生活兩項費用。又在與她們合作出訪當中，知悉郭家與情治單位的複雜關係。

4. 確證郭廷亮絕非「匪諜」，反證蔣中正總統以錯誤情報軟禁孫立人

我也得到國防部配合，既參閱總統府機要室檔案，復聽取國防部密藏訊問郭廷亮、王善從、王學斌等人的錄音盤。發現郭不是「匪諜」，但可能推動兵諫。不過由於上述三人都遭刑訊，其兵諫之自白，多少逼供？多少真實？仍待詳查。

為求確證，同一時段再進行另外兩種訪錄以及兩種調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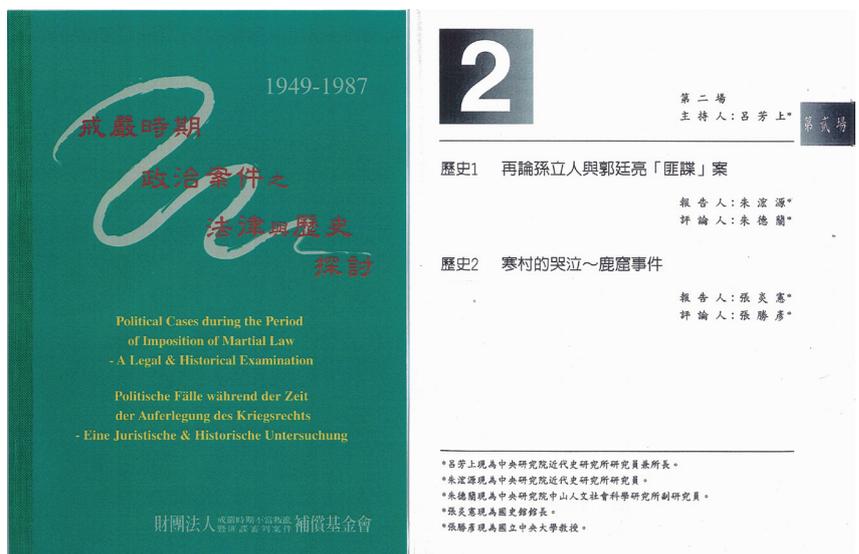
4. 確證郭廷亮絕非「匪諜」，反證蔣中正總統以錯誤情報軟禁孫立人

為求確證，同一時段再進行另外兩種訪錄以及兩種調查。

首先訪錄警備總部昔年的承辦官員，其中包含：總司令陳守山上將、偵防組組長毛惕園少將、承辦上校蕭桃庵、幹員陳寅華。證實情治單位出錢出力「照顧」郭家，前後至少長達36年，



圖一 《孫立人言論選集》（2000）《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》（2012）



圖二 〈再論孫立人與郭廷亮「匪諜」案〉（2001）

祇要郭遠離臺灣本島，不「說話」。其次是在中壢火車站訪談。幸運地找到當時臺鐵的副站長、站內嚮導與派出所所長，以及現任站長，證實郭氏被重擊後丟下火車的假設。接著至南港站外的維修廠和臺北總站樓上的鐵路總局。前者涉工學：我測量復興號車體，特別是兩重車門、台階之間的細部結構與尺寸，以及車窗透明度；後者為理學專業，委託臺鐵工程師計算該種車輛在中壢站內開駛30公尺時候的時速，確定郭氏如跳車，火車當下速度仍極緩慢。

從以上證據、見證人回憶以及科學驗證，證實郭氏不可能跳車。再加上其他訪錄，很清楚勾勒郭少校扮演假匪諜的全貌，並明白郭等一小群人，民國44年熱心安撫同僚（孫案受害人持此說）或推動兵諫（情治單位持此說），衷心為孫効死的輪廓。據此，民國44年10月20日蔣中正總統所頒命令：

…該上將不知郭廷亮為匪諜尚屬事實，但對本案實有其應負之重大咎責…茲特准自新，毋庸另行議處，由國防部隨時察考，以觀後效。

並將其軟禁的最重要根據：郭為匪諜之事實基礎並不存在，法律基礎更完全動搖。易言之，孫立人當年不須要為假匪諜郭氏而引咎辭職，更不須因此遭受33年軟禁。

這份鑑定報告交予監察院的國防委員會。經委員趙榮耀、江鵬堅等確認，即由趙委員向社會公佈。徵得同意，我以一部分內容做成論文發表。（圖二）但整份報告被判定為「機密」，十年（也就是民國100年）之後才能申請公開。

5. 探訪轉任情治與政工的舊屬以及刑訊場所

民國95年開始的兩年，又再次動員，做了將近二十位的訪錄，包含轉任情治與政工高級幹部的孫立人舊屬。從而打開另一個層面，也瞭解環繞孫立人周遭多元故事的真相。

並進入當年人人聞之色變的「海軍招待所」，了解其內部結構。我邀請孫案涉案及在該地受刑的步校教官冉隆偉、陳世全，進入該「所」的雕堡之內，作當場回憶。

6. 確定孫氏三大軍功的內容

民國96至102年，補訪舊屬九十多歲的孟化新、楊一立等，詳述反攻緬北經驗，記錄蔣元遺作，以細部建構最為世人稱道「天下第一軍」的新一軍，特別是新三十八師，兩度進軍緬北之役與東北戰役的細節。

民國99至100年協助台中市政府成立孫立人將軍紀念館，整理並以中、英文敘述孫氏三大軍功：一、緬北救援英軍美軍，並殲滅日軍；二、東北擊敗林彪大軍於四平街；三、所訓練青年軍防守古寧頭第一線，造成大捷。

7. 以現代科技與方法記錄重要史實

民國101年出版《孫立人上將專案訪問紀錄》（圖一），是追蹤訪錄相關孫案的六十餘位人士之紀錄。包含不同立場的回憶，以及專家的確認，既看到一個偉大時代裏多元樣貌，也充作史料，供世人再進一步研究。

8. 進入動態的影視與數位化

將來除集結成果出版之外，為呈現大時代中這些當事人不同立場的血淚見證，民國101年開始，我在海峽的兩岸，收集與閱聽海內外各種關於緬北作戰的歷史文物與紀錄片，將原屬靜態的研究，帶入動態的數位與影視的新階段。

結語

人類社會是個非常多元的集合，想瞭解其中問題，無法只用一種方法。歷史問題亦然，中國近現代史更然，因為它是個意識形態氾濫的大時代，最動亂，而當事人仍健在。從學術觀點所做的研究與判斷，一旦公告，或者流傳開來，很容易引起爭議，甚至被捲入訴訟案件。因此求真相不止要謹慎，更要講究方法。本報告以「孫立人叛亂嫌疑案」研究開其端，綜合人文學與社會科學，再援引理學、工學與醫學的方法，來研究冷戰時期的孫立人案。已經澄清若干疑雲，推翻官方命令原來的證詞與當年重要判決，也解決某些成見所造成的問題。

但是，研究冷戰時期的孫案，還要從更早的熱戰看起，才有整體性：孫上將民國43年以前具體的軍功與戰功為何？亦關係重大。其民國44年的叛亂嫌疑，至今仍有若干關鍵處不夠明白，雖有美國國務卿Dean Rusk1989年證詞，指出孫立人民國39年6月「確實」有意叛變，但與孫的人格特質不合，而且為何蔣中正總統竟然會以錯誤情報軟禁孫立人？孫案受刑人雖有所謂「兵諫」之自白，但刑訊中有多少逼供？多少真實？均係關鍵議題，仍待更多史料與方法來詳查。因此，未來勢必繼續研究，還請海內外學者方家繼續批評與指教。